

談史前我國圖騰美術

于兆洋

一、圖騰與氏族

在北美的安人的氏族裡，我們會看到他們在石頭上，或者鹿角等其他東西上，雕繪着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；那些東西，有的像鹿，有的像狼，有的像龜，有的像其他的自然物或非自然物。這些東西不但被他們崇奉為神祇，更作為每個不同氏族的徽號或標誌，他們稱它為圖騰（Totem）

圖騰，不只見於印的安人的氏族中，其他的落後民族或遠古的原始民族中，也依然的流行着，它們不但維繫着氏族與氏族間的血緣關係，同時也是一個氏族中精神信仰與宗教權力的象徵與寄託。

在我國史前的氏族社會中，當然也不例外，同樣也有着成績輝煌的圖騰美術，可惜我國許多偉大的建築多係木材，不能像西洋的大石建築，將史前的作品傳留至幾千年後的現代。否則，我們研究中國史前美術的資料，絕不會如此貧乏得可憐。

二、從蛇圖騰談起

在距今兩萬年左右，在我國巴蜀一帶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盛的氏族，歷史上稱之為「苗」（或蜚）氏族，也就是古籍中所傳說的伏羲氏，這個氏族稱號的起源是由於他們的圖騰徽是「蛇」。

在上古關於伏羲氏與蛇的傳說很多，如魯光殿賦（王延壽）說：「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」（傳說中媧氏族是由伏羲與其胞妹女媧成婚而傳行下來的）帝王世紀（皇甫謐）也說：「生伏羲於成紀，蛇身人首」另外拾遺記（王嘉）也有「蛇身之神，即羲皇也。」之記載。由此可知於上古甚至中古，對於史前圖騰之傳說一定很多，不過他們把它披上了一層神話的外衣，把氏族的圖騰神，

視為現實的真人。

據傳說記載中在當時與伏羲氏並存的氏族還有二十幾個，如：驩畜氏，祝融氏，共工氏，容成氏，大庭氏，驪連氏，赫胥氏，吳英氏，葛天氏，東扈氏，帝鴻氏，柏皇氏，中央氏，栗陸氏，沌渾氏，朱襄氏，亡懷氏，尊盧氏……等等，現在雖無法考據出他們的圖騰徽號究竟是什麼，但大致上我們可以知道都不外乎馬牛羊犬鹿鳥等類，如大荒北經記載着：「有犬戎國，有神、人面獸身，名曰犬戎。」山海經所謂之梟國實際上就是氏族，所謂之梟神實際上就是圖騰神。在山經也記載着有：「自鈴山至於菜山，凡七十七山，四千一百四十里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，其七神皆人面牛身。」又「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，凡二十三山，六千七百四十四里，其神狀皆羊面人身。」由此，我們可以想見我們史前圖騰美術之發達與普遍。

三、綜合圖騰之產生

當強大的蛇圖騰伏羲氏族進據中原以後，就產生了氏族與氏族的兼併與聯盟，在兼併與聯盟中，每個氏族都不願放棄自己氏族的圖騰神，因而不得不有綜合圖騰的產生。

這個綜合圖騰取用了鳥圖騰的四足，蛇圖騰的長身，馬圖騰的頭，牛和鹿圖騰的長脚，羊圖

騰的鬚，魚圖騰的尾等等，而形成了一種非自然物象的新圖騰，這新圖騰的圖騰獸他們稱它為「龍」。所以伏羲氏族又稱之為升龍氏族，不過最初的龍並不完全像上面所描寫的（即我們現在所見到的）一樣，上面所描寫的樣子是後來軒轅氏族強盛後，更兼併了北方的牛圖騰與東方的鳥圖騰以後的產物。

有些人說，龍是中生代的巨型爬蟲，也有人說就是一種洄游魚類，春天沿河洄游而上，象徵着春天播種時期的來臨，但這些說迄今並未被考古學家的鋤頭來證實，同時我國把「龍」看作是皇帝的代表與統治權威的象徵之觀點而論，則龍為一種非自然物之圖騰獸，則非常明顯。由我國「黃帝出遊，駕龍乘鳳，東上泰山，南遊齊魯，邦國咸喜。」（易林）「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，黃帝上騎，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。」的傳說看來，龍為圖騰神話更可證明，若為實有之生物，由黃帝至四千六百餘年的今天當不會絕跡得這麼乾淨吧！

四、圖騰美術與我國美術之影響

史前的圖騰美術雖不祇限於我國才有，但對史後美術之影響却以我國為最甚。在東漢的時候，還有人把人首蛇身之伏羲與女媧刻為石刻（見梁武祠石刻及女媧石刻）。至於「龍」的影響，一直到現在還未見衰落，在建築上，衣飾上，繡繪上，我們到處都可見到張牙舞爪各種不同姿式的龍，尤其是在上古與中古時期，「龍」在我國的美術史上佔據着一席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迄至南朝梁代的張僧繇，還是以畫龍成名的作家。

圖騰美術的造形是理想的，是抽象的，其對於中國美術的重神韻而不重形似，似乎是不能說毫無影響吧！